

# 胭脂盖,小个头成就一席鲜宴

□虞燕

在舟山诸岛,休渔期可并不意味着要戒鲜,一入夏,螺贝类小海鲜仿佛身负天命,及时填补了岛民餐桌的“空窗期”。胭脂盖绝对是其中的尖子生,身顶小,味巨鲜,为舟山人心中的宝藏美食,拥趸无数。

胭脂盖学名嫁蟻,属软体动物门帽贝科,概因它斗笠状纤巧的薄壳如古代女子盛脂粉的贝壳,故有了这么个香艳的别名。胭脂盖身材娇小,与指甲盖不相上下,憨憨地顶着青黄色的壳,像极了一口“铜锅”倒扣在礁石上,若不细看,还以为是一小片凸起的石头,这长相跟香艳温婉啥的可毫不搭边。不了解的人妄想徒手摄取它,以为如捡石子儿那般容易,结果屡战屡败,再大的力气也无可奈何。胭脂盖的腹足几乎占满整个壳下空间,能紧紧吸附礁石,稳如磐石,承受几百斤的拉力不在话下。想要将它从礁面揭起,必须借助带薄刃的金属工具,随手一铲,它便彻底与石壁分离了。

颇为奇怪的是,在舟山之外,胭脂盖似乎并不被广泛知晓,亦极少有典籍提及它。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水产动物志《闽中海错疏》有记载一二:“蟻生海中,附石。壳如鹿蹄。壳在上,肉在下,大者如雀卵。”作者屠本峻是明朝时的宁波人,万历年间曾任福建盐

运司同知,两地皆是沿海地区,为他熟悉海洋生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好些人不识胭脂盖,干脆叫它“小鲍鱼”,两者样貌比较相近,肉质均紧致透鲜有嚼劲,但确实不是同一种海洋生物。抛开个头大小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说,它们的生长环境也截然不同,鲍鱼通常生活在水温较低的海底,胭脂盖则活跃于潮间带。礁石丛林熙熙攘攘,胭脂盖有着自己的生存手段,它往往躲藏在紫菜、石花菜等藻类间,颇考验“敌方”的耐心和眼力。

跟岛外的人推荐胭脂盖,大多不以为然,那么小的东西有啥吃头?待尝过后,态度立转,有人感叹,果然浓缩的都是精华啊。他们不知道的是,对于岛民而言,胭脂盖也是稀客,相较于其他螺贝类,它量少且难寻。前几年,我携奉化作协成员至家乡长涂岛采风,当时已是11月份,不是采挖的时节,再加近年野生海洋资源急剧减少,胭脂盖的产量每况愈下,想来,大家是尝不到胭脂盖的。未曾想,我们到达的第二天,乡人兴奋地告知,搞到了少许胭脂盖,并一个劲地说你们运气真好,这可是很难得的。是的,即便海边人家,想吃这口美味也是要凭运气的。那几粒珍贵的胭脂盖搁在了蔬菜汤里,鲜美无比,众人自然吃得舒爽,其中一人把胭

脂盖发上了抖音,据说流量暴涨。

胭脂盖一向是汤羹的灵魂。质朴的青菜、蒿菜、南瓜、冬瓜等与其一搭,海味之咸鲜与时蔬之清鲜交杂,便有了别样的风味,瞬间成为夏日里最高级的汤羹,甚至有人称其为“仙汤”。“仙汤”开胃、解腻,一碗下去,从舌尖鲜到肠胃,连炎热都可忽略了。岛上的男人即便喝着啤酒,都要来上几口胭脂盖汤,那种酣畅淋漓,最能拂去疲惫。

以前,有人乏力或感冒刚好,老一辈就会说炖个胭脂盖鸡蛋羹补一补。做法简单,鸡蛋打散加少量水,抓一把胭脂盖进去,连碗上锅蒸,热气一冒,鲜香气四溢。这是一道高颜值的羹,乍一看就像个撒了葡萄干的圆蛋糕。一粒粒胭脂盖宛如西瓜籽凝结于淡黄色的蛋液中,顺便把它那深邃绵长的鲜融进了蛋液里,整道羹鲜腴鲜美,滑嫩细腻,吃过怎能轻易忘怀。

舟山人吃海鲜比较强调原汁原味,越鲜活的,越鲜气足的,越要清蒸和水煮。一盘子胭脂盖端上来,颗颗分明,清清爽爽,蘸酱油食用,一口一个。此类烹饪法更能凸显本味,其鲜味之浓郁再加肉质厚而韧,口感弹润,带着海洋赋予的独特气息,这一开动,就跟嗑瓜子似的,吃得停不下来,很快,桌上就多

了一堆壳。这是把胭脂盖当零食了呀,豪爽是豪爽,过瘾是过瘾,但过于奢侈,胭脂盖哪经得起这么肆意挥霍呢?

在岛上人家的下酒菜中,葱油胭脂盖绝对算得上豪华版。葱、蒜、辣椒与胭脂盖缠缠绵绵,酱汁热腾腾地翻滚着,诱人的香气氤氲缭绕,终成一张张扬浓烈的珍馐。胭脂盖肉经过汁水的浸润,滋味醇厚,咸鲜中裹着丝丝回甘的余韵,品这道菜,有多重味道在舌尖交织、缠绕,犹如以味蕾为舟,潜入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海域。掉出了肉的壳,也要一一放进嘴里嚼嚼味道,可不能浪费了。胭脂盖的壳其实是一味中药,有镇惊的功效,这是我晚近才知晓的。

岛上,生腌胭脂盖少见,并非岛民不喜生腌,主要原因还是野生胭脂盖踪迹寥寥,金贵,鲜货都不够吃,哪轮得上腌制。人们穿上胶靴,手握工具,在礁石间寻寻觅觅,数小时可能只收获那么几粒,稍好的时候,也就一盘半盘,若时机不对,拾来的一堆螺贝里挑不出一粒胭脂盖。这或许可用来解释为何胭脂盖做汤羹相对常见,还不是数量不足以凑成一盘,那只好成为提鲜的利器了。

小小胭脂盖,蒸、煮、炒、腌、炖、焗、烤、烩皆好,可凭一己之力成就一席鲜宴。

## 虞之留痕

# 探访“坛子山”

□李慧慧

“坛子山”是当地人的笑称。第一次知晓坛子山,是在某书上。刷到的照片里,那些整齐叠放的酒坛,像是在诉说着一段被岁月尘封的故事,瞬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我迫不及待地向朋友一同前往探寻,可朋友总是抽不出时间。后来,在立夏姐的微信朋友圈再次出现“坛子山”的身影,我内心的渴望又被点燃。再次相约朋友,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,不是我有事,就是她脱不开身,这趟“坛子山”之行,就这么一直搁置着。直到在《舟山晚报》上第三次看到关于“坛子山”的介绍,我想,这有点意思的地方,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。毕竟,它离我家并不远,开车仅需二十几分钟。

我们按照导航到达目的地,可环顾四周,并没有发现特别醒目的标志。老公安慰我:“既然来了,总能找到地方的。”虽说知道是酒厂,可在导航上却怎么也搜不到。这时,我们看到路边菜地里有一位老伯正忙碌着,连忙上前打听。老伯非常热情地用手指向左边,说道:“从那边弯进去就是了。”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拐进去,沿途看着左右那些老旧的墙壁,感觉应该没错。可走着走着,前后打量一番,却不见酒坛的踪影。老公有些怀疑:“可能不是这边吧。”他看到旁边一幢建筑,猜测是那里。于是,我们又退了回来,继续往前,去找刚刚看到的建筑。

拐弯处都是民房,那个建筑是人家的厂房,看起来更不像我们要找的地方。无奈之下,我们又向路边一位乘凉的老人家询问,没想到他指的还是我们刚刚出来的地方。没办法,我们只好再次折返。

这次,我们没有再轻易放弃,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一直往前走。渐渐能看出,这里曾是一间厂房。东面的墙壁上,有一块黑板,上面写着安全事项,字迹斑驳,应该是很久以前留下的。再往前,停着几辆车,我终于看到了一些酒坛子。走近一瞧,心里却有些失落,酒坛数量不多,和我在照片里看到的壮观景象相去甚远。就在我失望之时,不经意往前迈了一步,刹那间,一座排列得整整齐齐的“坛子山”出现在眼前。那景象,真的犹如一座小山,老旧的酒坛从底下一层一层,密密麻麻有序地向上堆积着,气势磅礴,让人一眼就被深深吸引,震撼不已。

回家后,我总是想起那些酒坛子,我想那么震撼的“坛子山”,肯定有故事。当我翻开《白泉镇志》,确认这里应该是原来的定海啤酒厂。“白泉自宋代开始,民间就有家庭酿酒,由糯米和粳米作原料,蓼草作发酵剂混合酿制,俗称‘白酒水’。宋宝庆《昌国县志》载,当时昌国有酒坊12所,白泉坊居其一。清代,白泉旧址德引弄,有协城酒坊,年产黄酒千余缸,产品除供应本岛外,还销往嵎酒等

岛屿。”难怪会有这样的酒厂,白泉的酒业很早以前就很出名了啊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白泉食品厂设酿酒车间,生产白酒、黄酒供应本地市场。八十年代,建定海啤酒厂,原来镇政府与紫竹林啤酒厂联营的啤酒一分厂。我眼中所见的“坛子山”所在的地方,便是原厂的地址。到了九十年代初,与北京啤酒厂联营,那时候酿制“北京”“海中洲”“紫竹林”“力士”干啤酒,畅销闽、沪、皖、浙各地市场,后来,加入浙江金帆啤酒集团公司成员厂。镇志只记到1994年,再往后的故事,我们大致从网上能够得到一些。

那些密密麻麻整齐叠放的酒坛,不仅是简单的容器,更是一个啤酒厂辉煌历史的见证。辉煌时的酒厂,机器轰鸣,工人们忙碌而充实,一辆辆装满啤酒的货车从这里驶向四面八方,将舟山的酒香传递到更远的地方。然而,时代的风云变幻总是让人猝不及防。在困境中,它也试图做出改变,不断调整经营策略,但最终,还是没能抵挡时代的浪潮。那些曾经装满琼浆的酒坛,如今静静地堆放在这里,像是在默默缅怀那段辉煌的过去,也像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企业的兴衰。

从“坛子山”的变迁中,我感受到了企业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奈。曾经的辉煌,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。

## 屋檐下

# 半坡蝉鸣

□应红枫

乡村的盛夏,总是在震耳欲聋的蝉鸣声中醒来。庭院里芳香馥郁的栀子,让葳蕤的夏天摇曳在浓荫的阳光里。推开斑驳的木门,晨光如金粉般倾泻而入,洒在布满青苔的石阶上,折射出细碎的光斑,仿佛昨夜星辰遗落人间。

蝉是乡村夏日最忠诚的歌者。它们隐匿在高大的梧桐、樟树或杨柳的枝叶间,不知疲倦地吟唱着,那声音像一张无形的网,笼罩着整个村庄。起初,只是零星的几声鸣叫,紧接着,便是此起彼伏,层层叠叠,如汹涌的浪潮,一拨接着一拨,将夏日的燥热与生机推向极致。村后不远的半坡岗,树林更加茂密。我曾经穿梭在半坡岗的林间小道,循着蝉鸣去捕蝉。我屏住呼吸,小心翼翼地靠近,眼睛紧紧盯着树干上那黑褐色身影。当竹竿上的面筋粘住蝉翼的瞬间,心中满是欢喜与雀跃。

夏日的午后,村庄在蝉鸣与花香中渐渐慵懒。老人们摇着蒲扇,坐在屋檐下的阴凉处,唠着家长里短。他们的话语慢悠悠的,仿佛时间在这一刻也放慢了脚步。孩子们却耐不住性子,偷偷溜到村头的小河边。河水清澈见底,水草在水中轻轻摇曳,小鱼小虾穿梭其中。我们卷起裤腿,光着脚丫,踏进清凉的河水里。水花四溅,惊起一片涟漪。有时,还能在石头底下找到几只小螃蟹,它们挥舞着钳子,张牙舞爪地想要逃跑,却被我们眼

疾手快地抓住,放进带来的小桶里。

傍晚时分,夕阳为村庄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。炊烟袅袅升起,在屋顶上空盘旋,与天边的晚霞融为一体。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飘出阵阵饭菜香,那是母亲们忙碌了一下午的成果。此时,蝉鸣似乎也变得柔和起来,像是在为这温馨的时刻伴奏。吃过晚饭,大人们会搬出自家的竹床、凉席,放在院子里或是村口的大槐树下。孩子们则围坐在一起,听老人们讲那些古老的传说和故事。月光如水,洒在每个人的身上,星星在夜空中闪烁,仿佛在诉说着宇宙的奥秘。

夏日的雨,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刚才还是晴空万里,转眼间,乌云密布,狂风大作。蝉鸣声戛然而止,取而代之的是呼啸的风声和豆大的雨点砸在树叶、瓦片上的声音。整个村庄在雨中变得朦胧起来,宛如一幅水墨画卷。雨水顺着屋檐滴落,形成一道道水帘。孩子们欢呼着,冲进雨里,任凭雨水打湿衣裳。他们在雨中奔跑、嬉戏,笑声回荡在村庄的上空。大人们则站在屋檐下,望着雨中的孩子,脸上露出无奈又宠溺的笑容。雨过天晴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,蝉鸣再次响起,仿佛在庆祝这场及时雨的到来。树叶上、花瓣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水珠,在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五彩的光芒。

在乡村的夏日里,时光仿佛是被拉长的丝线,缓慢而又悠长。每一声蝉鸣,每一

缕花香,每一场夏雨,都承载着童年的欢乐与回忆。那些与小伙伴们一起捕蝉、戏水的日子,那些听老人们讲故事的夜晚,那些在雨中肆意奔跑的瞬间,都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,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如今,身处繁华的都市,每当夏日来临,我总会想起半坡岗的蝉鸣,想起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小村庄,那是我永远的心灵归处,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村庄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,去城市里追逐梦想,曾经热闹的村庄变得有些冷清。老人们渐渐离去,那些古老的故事也随之被尘封。然而,夏日的蝉鸣依旧准时响起,栀子依旧如期绽放,仿佛在坚守着这片土地的记忆与情怀。每当回到故乡,走在熟悉的小路上,听着熟悉的蝉鸣,闻着熟悉的花香,内心便会涌起一股暖流,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瞬间消散。

乡村的夏日,是一首永远也唱不完的歌,是一幅永远也看不够的画。它用最质朴的方式,诠释着生命的美好与纯粹。在这喧嚣的世界里,半坡岗的蝉鸣就像是一首悠扬的田园牧歌,抚慰着每一个游子的心灵,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,始终记得那个宁静、美好的故乡,记得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无论走到哪里,乡村的夏日都将是我最温暖的港湾,是我灵魂深处最柔软的牵挂。

## 诗风雅韵

# 六月之梅雨

(另一首)

□林子

一直陷入一种无事自悲的焦虑中  
我看到我起身时便是  
我离去时  
我离开时就是我开始时。  
早上才烧的菜下午有了腐朽的轨迹  
这一场接着一场的雨  
我想象它们曾经是否拥有  
牢不可破的爱意  
现在是那么的契合专一

情节需要渲染  
每一幢年老的房子  
都有替生在游牧  
遍及人类。比如我  
今天再一次被统一,被模糊,  
被生长,被消解  
被无休止的或淋湿,塑造和堆砌  
我看到自己浮出水面  
这种重新生长的事物  
被命名为黄梅  
想到这里。我的一生  
便遍布六月的竹马  
远处草坪上的野草无人管辖  
任其屯积起一阵又一阵的期许  
向着太阳。做着隐忍的  
靠近

# 七月的流雨

身体忠于身体,月亮  
早已落下  
今天初一。  
在午后的空调房冻坏肚子  
她起身一次次点亮太阳的黑区  
多年前的那个乡镇  
大人们忙于劳作,她爬山  
摘花打野果  
进入太阳中心或更深的领域  
占山为王还是落草为寇  
镜子里有双色童话  
不停收集年轻的脚印  
在回到童年之前  
还是先寻找一朵带露的云  
替过分燃烧的白天  
隐藏属性

